

端午时节话插秧

李荣厚

“端午在五月，头枕田埂歇。”端午节这天，我无缘在家休息，一大早就冒雨骑摩托车赶去老家栽秧。

妻子于头一天就回家把秧苗拔齐了，秧田也请人给整理好了，可以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来形容。所谓的东风就是指农村里那些无业闲散人员自发组织起来的临时栽秧队（时代新名词）。由于过节的缘故，她们今天不出工不是在家贪图享乐，而是要烧一锅像样的饭菜慰劳自己的家人。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栽秧队员一般都由家中的留守奶奶或留守爷爷组成。他（她）们特别能吃苦耐劳。我妻子前几年在家也干过这一行当。端午节他（她）们不出工，我能理解那些栽秧队员的心情。但是，我家的秧苗都起了，不栽要捂坏，田水消耗得也更厉害。在困难面前，我说：“找不到栽秧队，咱们就自己动手栽吧！”妻子就盼着我说这句话。她附和着说道：“对对对！咱们就自己栽。”早栽一天秧，多打一份粮，“不怕慢，就怕站”，‘手是好汉，眼是孬种’，我们一家子齐上阵，一天应该能栽完这三亩多地的秧。”

我们国家的栽秧农耕文化可谓是源远流长。以前，第一天开始栽秧，称“开秧门”。“开秧门”那一天，家家户户都要敲锣打鼓或鸣放鞭炮，以示庆贺。白天干完了活，晚上还要扭秧歌舞小曲：“大米好吃，那个秧难栽，呀呼嗨；馒头好吃，那个面难捱；

呀呼嗨；小曲好唱，那个口难开，呀呼嗨，呀呼嗨，呀呼嗨，呀呼嗨……”

栽秧结束时候叫“关秧门”，也称“了秧门”，同样也是热闹非凡。过去人们文化生活单调，所谓的热闹，也就是大家在一起疯狂地打一打、皮一皮，嬉闹一番。“了秧门”那一天，当人们把手里的最后一撮秧栽完后，平辈身份的男男女女，就可以在水田里互相泼水或甩泥巴干起来了。“给你一把泥呀，回家了去洗洗（喜喜），呼你一身水呀，仓仓满谷米呀……”人们一边打玩嬉闹，一边唱着属于秧歌的那一类小曲子。

白天闹够了，晚上再吃一顿集体大锅饭。小队长上午就会派人去街上割回来几斤猪肥膘肉，再买几板老豆腐，煮上两锅白米饭，打回一坛子白干酒，一个队的劳动力都来吃“了秧饭”，喝“了秧酒”。人们唱着“了秧酒”，小曲唱出口：“了秧酒，呀·了秧酒，一年才能吃一口；大米干饭白干酒，豆腐锅里猪肉馅。大人吃饭孩子喊，桌子下面全是狗。我们大碗来喝酒，脑袋出现晃悠悠；我们大碗吃干饭，肚子撑得像皮球！呀呼嗨，呀呼嗨，呀呼嗨呀呼呀嗨！老婆啊，快快来搀我往家走……”每年的这顿“了秧酒”，生产队里大部分男子汉都会喝得东倒西歪地走起了牛屎步子，没有老婆的搀扶门都摸不着了。

栽秧，是最辛苦的一种农活。水田里面有水蛭、非洲蝼蛄和一些无名的小虫子在咬你的肉，甚至还

有吸血蚂蝗在吸你的血。那日我们一家人刚下地栽秧不久，就有一条蚂蝗光顾了我的腿。由于腿肚子发麻作痒，我知道被小蚂蝗给叮上了。我很平静地跑到田埂上，一巴掌呼下去，蚂蝗直了身子掉到了地上。蚂蝗是软体动物，滑滑溜溜的，它一旦吸附在你的腿上，你用手无论如何是捏不下来的，唯独用巴掌用力地呼在蚂蝗身上，它才能脱离掉下。我打下了蚂蝗，立刻腿上也就流出了一道鲜红的血来。我用手从路边采了根迅速止血的茅草花，按在流血处，一会儿功夫止住了，我继续下田干活。我的儿子（高中生），见我被蚂蝗叮咬，还冒出来那些鲜血，吓得一声叫：“吸血虫，不得了！会传染疾病的！”他跑到了田埂上，不敢再下地栽秧了。

三亩地秧，有几十万株苗，我们一家三口人要在一天的时间里，把这些秧苗整齐地摆列成千万个长方形格子，真是不容易。妻子栽秧的速度超快，她栽秧的姿势也很特别：前腿弓，后腿伸，上身微微向前倾，退苗紧，抓苗准，双手翻飞不消停。

晌午，我们几个人回到小山村里，家家厨房都飘溢着扑鼻的油脂芳香。乡亲们的笑都挂在脸上，也都热情邀请我们一家子去他们家过节，我们当然也是婉言谢绝。我们和哥嫂多年没有在节日相聚了，中午他家那菜烧得特别丰盛实惠。他们杀了自家饲养一年多的大白鹅、老公鸡，用大铁锅烧煮，用头号海碗盛上来。嫂子还说，“下劲地吃啊，锅里还多着呢。”肉还没有吃到嘴里，香气就引下了我的口水来。肉吃到了嘴里，感觉是咸咸的、辣乎乎的、绵绵的，典型的家乡土菜味道。

正如妻子所言：“眼是孬种，手是好汉。”我们用一天不到的时间，给白茫茫一片水田穿上了绿衣，绣出了春色——这绿衣是千千万万株秧苗织成，这春色又仿佛是世间美术大师手绘出来的一幅美丽的绝世画卷！“朝读云霞晚读窗，田为素稿字为秧。”我们栽下去了一片绿色的禾苗，就植下了一份不小的期盼。在茫茫的田野上，我们看着自己心爱的庄稼，我自信，农民兄弟年年播种辛劳，就必定会有一份丰收的情愫；我相信，农家人汗水流在了田地头，幸福就一定会来到家里头。

定远境内的旧时对联

何俊飞

定远县境内有不少古迹、旧址，由于年代久远已不复存在，但一些旧时对联却通过各种方式流传了下来。这些对联颇具文采，或富哲理，或趣味浓厚。

定远县城原县粮食局所在地就是民国县衙之所在。据说县衙大堂有民国初本县的知事赵镜源（清末民初湖南人，字仙洲）所写的对联，此联作于民国四年，故联中嵌出“民国四年定远”六字。

定而静，危而安，愿吾民永奠厥居，弦诵讴歌，达乎四境；

近者来，近者悦，祝我国自今伊始，生聚教训，期以十年。

民国初的县驻军营门，就在县城内西门街门口附近。民国四年春节，县知事赵镜源作联贴于营门，联中嵌出“管带武卫军左路二营华定远城大中华民国”等十九字，军营早已不存。

左节钺，右干旄，看守卫森严；登坛则一军皆惊，列营则二矛并耀，轻裘缓带，气度雍容；记当时，夹路旌旗，艳说封侯班定远。

固国防，苏民困，喜武功赫奕；平贼如雪中淮蔡，斩关如元夜昆仑，火树银花，年华绚烂；听此日，满城歌管，欢呼大将霍嫖姚。

包公祠遗址为原县税务局所在地。包公中进士后，因父母年老未出仕。天圣七年（一〇二九年），初任代理定远知县，系庐州知府刘筠举荐。一年多后即因父母相继而亡，回乡守丧，故《宋史》未载，只说初任天长知县。有联曰：

奕奕祠堂，孝肃神明供肃穆；
年年瞻拜，慕公谁是继公人。

在藕塘镇南偏东约二里许有令狐山。早先有令狐山寺，本名山姥寺，俗称令狐寺。相传汉代楚相令狐子伯，幼年家贫，曾在此寺中读书，受到寺僧的照顾，后为楚相。据说在方丈室内悬挂有装裱书联：

实在宜空虚，莫以空虚为实在；
根源生万派，须寻万派总根源。

在藕塘镇上，过去还有真武庙，真武，即玄武，北方太阴之神，其象形为龟，通作龟蛇合体。真武庙于一九三八年二月，被日寇炮火摧毁。有联曰：

体合龟蛇，具伏虎降龙手段；
神灵仙佛，逞披发仗剑威风。

何廷谦，定远县城人，字棣珊，道光乙巳（一八四五年）进士，授翰林编修，曾任多省学

政和主考。咸丰时，官至内阁学士，礼部侍郎，著有《退思堂诗文集》，失佚。可谓知名之士。县城原“何廷谦故居”曾有联：

庭前春水绕篱碧，

门外晚山当户青。

张涤庵，清末定远县人，名铭藻，曾入太平军将李兆寿幕。曾作二联：

家无长物余累累，

子不愚顽不算贫。

不趋炎，不附势，也不贫贱娇人；所贵乎、名与实符，一片虚心师竹子。

有热肠，有傲骨，是有本根真我；等到了、春生寒极，十分香意酿梅花。

池河镇上“池河大桥”，因横跨池河而得名。石构十三拱，是皖北最雄伟的石拱桥，仅次于皖南歙县练江上的太平桥，居全省第二位。始建于明初洪武八年（一三七五年）。清末某年当地在大桥头举行元宵灯会。当时清末当地人戴士超（号蓉树，举人，学博强识，人称“老书橱”）见景而书联贴于桥头谯楼之上。

庆太平斗米三钱，天子乐民乐业；

喜今夕千金一刻，灯火留月留人。

大桥镇曾有座“三管庙”（已不存）。当时的抗日民主政府设此庙中。清末民初时人、革命工作者魏今非，曾于抗日战争时期作联，意谓抗日民主事业，创立了新的历史阶段开端。

创春秋以来新纪元，抗日民主；

奠礼运所载古遗教，选贤与能。

听说在县城西四十里许之齐顾郑村北（今属永康镇），曾有一个大石屋的庙，称之为“齐顾郑土地庙”。庙中有二联：

地无僧扫风来扫，
灯有月明神自明。

福荫土民，无偏曰正；
德兴地域，不愧为神。

原县人民武装部所在地，是原县城隍庙处，也早已废毁。过去人讲究“早烧香，晚烧香，私情难讲；善有报，恶有报，公正无偏。”清代何廷谦曾作

地无僧扫风来扫，
灯有月明神自明。

福荫土民，无偏曰正；
德兴地域，不愧为神。

原县人民武装部所在地，是原县城隍庙处，也早已废毁。过去人讲究“早烧香，晚烧香，私情难讲；善有报，恶有报，公正无偏。”清代何廷谦曾作